

南方美人布兰奇与斯嘉丽：同困境，不同命运

张慧珂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0

前言

旧南方最经久不衰的形象莫过于种植园和南方美人。这两个形象成为了美国文学中最具标志性的符号，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已逝世界的神话。种植园代表着一种理想化的贵族生活方式，而南方美人则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完美化身。在文学作品中，种植园常被描绘为宽阔的白色庄园，周围环绕着橡树和草坪，象征着繁荣、稳定与传统。而南方美人则以她们的优雅、魅力和坚韧不拔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灵魂。种植园的繁荣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而南方美人的光鲜外表下则隐藏着严苛的社会规范。当南北战争结束，旧秩序崩塌，这些美丽的幻象开始瓦解。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和玛格丽特·米切特的《飘》是两部与旧南方形象密切相关的伟大文学作品，两位女主角布兰奇·杜波依斯和斯嘉丽·奥哈拉面临相似的困境，但她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布兰奇的幻想与现实的冲突和斯嘉丽在逆境中的顽强生存，都体现了南方女性复杂而多维的特质。

《欲望号街车》的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考瓦斯基一家住在新奥尔良的法国区。斯特拉怀有身孕，与她的丈夫斯坦利（一名蓝领工人）共同生活。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她的姐姐布兰奇——一位南方美人——突然来访。她表现得有些奇怪，但起初除了轻微的歇斯底里外，似乎没有什么异常。她告诉斯特拉，她们已经失去了家族的庄园，她因精神压力前来探望妹妹。斯坦利最初对她很友好，但在得知庄园已经不在后，他变得不太高兴，认为布兰奇侵吞了他妻子的部分财产。两人之间的冲突由此展开。一天晚上，在一场扑克游戏中，斯坦利喝得酩酊大醉并打了斯特拉。女士们都去了楼上邻居的公寓，但斯特拉很快又回到了斯坦利身边。就在那晚，布兰奇遇见了斯坦利的同事米奇，两人给彼此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第二天，斯坦利偷听到，布兰奇劝说斯特拉离开斯坦利，但遭到了斯特拉的拒绝。斯坦利私下调查了布兰奇的过去，发现她因与陌生人有过多段关系而失去了教师职位，并被劳雷尔市长驱逐出境。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斯特拉和米奇。原本计划与她

结婚的米奇听到这个消息后抛弃了她，没有出现在她的生日派对上。布兰奇陷入了绝望。那天晚上，斯特拉因即将分娩而被送往医院。几小时后，斯坦利回家休息，并强暴了布兰奇。布兰奇彻底崩溃了。几周后，当这些男人正在打扑克时，一名护士和一名医生走了进来，将布兰奇带往精神病院。

《飘》的故事围绕着南方美人斯嘉丽·奥哈拉的生活和经历展开，故事背景是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期间和战后重建时期（1865-1877）的乔治亚州。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作为一位富裕种植园主的娇生惯养的女儿，斯嘉丽自私、精明，总是享受被众多追求者环绕的感觉。但她真正倾心的男人是阿什利·威尔克斯，然而他拒绝了她的热烈爱慕，转而娶了自己的表妹梅兰妮·汉密尔顿。在她的一生中，她先后嫁给了三个男人：查尔斯·汉密尔顿、弗兰克·肯尼迪和瑞特·巴特勒，其中她最终意识到瑞特才是她真正的爱人，是她想要共度余生的那个人。但为时已晚。瑞特在发现无论他如何取悦斯嘉丽，她都不曾放弃对阿什利的爱后，选择离开了她。这本书分为三个历史背景：旧南方、亚特兰大的烧毁以及重建时期。斯嘉丽从内战前一个天真、任性的女孩成长为重建时期肩负家人和朋友重担的独立女性。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各自象征着南方的不同部分，也展示了女性是如何在不经意间获得解放的。斯嘉丽·奥哈拉代表着新兴的南方，而她的嫂子梅兰妮·威尔克斯则代表着即将消亡的古老南方。

一、同一困境

安妮·菲尔·斯科特在其著作《南方女性：从基座到政治1830-1930》中写道，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女性被描述为：这种奇妙的存在被描绘为一个顺从的妻子，她的存在理由是爱、尊重、服从，并偶尔取悦她的丈夫，抚养他的孩子并管理家庭。她身体虚弱，“适合于不那么劳累的职业”，依赖男性的保护。为了确保这种保护，她被赋予了“在她周围的任何男人身上创造魔法”的能力。她害羞而谦逊，美丽而优雅，“是创造中最迷人的存

在……是她所处每个圈子的魅力与欢愉”传统上，南方女性被培养成只需美丽和纯洁。这种“家中的天使”概念塑造了她们在父权社会中的角色和身份。女性只需因其美貌和继承的社会地位而结婚。在这个精心编织的社会结构中，南方淑女的教育主要围绕着如何成为理想的妻子和母亲展开，而非追求独立思考或职业发展。她们被期望掌握弹奏钢琴、刺绣、绘画和法语等淑女才艺，这些技能不是为了个人发展，而是为了在沙龙中展示，吸引适宜的婚姻对象。

威廉斯花费大量笔墨描绘布兰奇的服装，例如，开头的描述：“她的外表与这个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她身着一套白色的衣服，蓬松的上衣，佩戴着珍珠项链和耳环，白色手套和帽子，仿佛正在参加花园的夏季茶会或鸡尾酒会。”尽管庄园已经不存在，布兰奇仍试图打扮和表现得像种植园的女主人；在她的内心深处，这种精致不仅意味着美丽，更代表着身份与价值。每一件轻盈的丝质衣裙，每一条精致的丝巾，每一抹精心施展的妆容，都是旧南方贵族身份的有形延续，是她对那个已然消逝的世界的眷恋。每当布兰奇穿上这些华丽的服饰，她似乎能够暂时逃离残酷的现实，重新成为那个备受推崇的南方美人。她拒绝在明亮的光线下被人看见，不仅是为了掩饰年龄的痕迹，更是为了保持那种朦胧的、近乎梦幻的存在状态。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华服能够更好地掩盖现实的粗糙与残缺。

斯嘉丽同样被父权标准所束缚。南方美女的形象在对斯嘉丽纤细腰身的描述中显而易见——“在三个乡村中最小的腰身”，以及她的衣服优雅地展现出的成熟胸部。斯嘉丽在舞会上必须吃一些食物，尽管她没有食欲，只是为了在舞会上表现得得体。她还需要穿上紧身胸衣、裙撑和其他层次的衣物，尽管这让她呼吸困难。像斯嘉丽这样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一天中需要经历多次换装，因为从早餐到晚餐的每个社交场合都需要不同的服装。这些理想女性身体的规则反映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控制。年轻的斯嘉丽内化了这些标准，同时在温柔的年轻女性和性欲对象的角色之间周旋。斯嘉丽倾向于在外表上吸引他人，享受被注意和用她独特的美丽与他人调情。在斯嘉丽看来，女性应该利用自己的美貌和身体作为交换，从男性那里获得一些好处。每当斯嘉丽穿上那些精心裁剪的裙装，以十七英寸的纤腰为骄傲时，她便无意识地顺从了这种父权评价体系。她那条由玛米帮忙束紧的紧身胸衣，成为了一种象征性枷锁，代表着南方女性为迎

合男性凝视而甘愿承受的身体束缚。即使在战争摧毁了塔拉庄园的繁华后，斯嘉丽仍然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对外表的执念——她用窗帘制作的那条绿色裙装，表面上是为了打动瑞德获取金钱，实则反映了她内心深处仍然相信，女性的身体魅力是最有效的社会货币。

布兰奇和斯嘉丽都受到社会规则的限制。布兰奇渴望酒精，却拒绝承认自己对酒的渴望。尽管布兰奇常常被描绘为饮酒，但她试图掩饰这一点。在故事的开头，尤尼斯让布兰奇进入斯特拉的公寓后，布兰奇独自一人，迅速“倒了一半的威士忌并一饮而尽”，但她确保“仔细放好酒瓶并把杯子洗净”。当斯坦利问她是否想喝一杯时，布兰奇再次淡化了自己对饮酒的需求，回答说她“很少”喝酒。在他们去游乐园约会后，米奇问布兰奇是否想喝酒，但她迅速转移了话题：“我希望你喝一杯！”布兰奇隐藏自己频繁饮酒的事实，因为她知道这违反了南方淑女的完美理想。斯嘉丽也喜欢饮酒，尤其是烈酒，但她的黑奶妈总是提醒她，像她母亲艾伦那样的体面女性不应该喝烈酒。斯嘉丽的母亲艾伦是法国贵族的温柔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后裔，她竭尽所能地教导斯嘉丽如何成为真正的淑女。艾伦和奶妈教会斯嘉丽合适的淑女礼仪，包括如何笑和说话。“我告诉过你，能从她吃得像小鸟一样的样子判断一个淑女。”艾伦和奶妈期待斯嘉丽在男人为她们创造的身份中存在：母亲、女儿和妻子。

斯嘉丽和布兰奇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并在后来的生活中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变迁。她们都是那个时期的过渡性人物，但她们的选择却截然不同，因此命运也各异。

二、两种不同的故事

在布兰奇的心中，权力是一种继承的特权，而非通过努力获得的。这一信念在她的整个生命中始终未变。布兰奇对家族的祖传遗产感到极为自豪，自认为比斯坦利出身更高贵。她自豪地提到自己的血统是“法兰西血统”。当斯特拉告诉她斯坦利是波兰裔时，布兰奇回答道：“他们和爱尔兰人有点像，不是吗？……只是没有那么高雅？”布兰奇不断提醒斯特拉和斯坦利，斯坦利的民族背景将使他永远无法在旧种植园中获得任何地位。布兰奇似乎最为不满的是她纯正的杜波依斯血统可能会因与斯坦利的混合而受到玷污。在得知斯特拉怀孕后，布兰奇提到“我们的血”与他的血混合了。对布兰奇而言，斯坦利和斯特拉的血液混合是对她世代精心培育的家族王朝的终极侮辱。布兰奇·杜波依斯代表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贵族的旧南方世界，她拒绝接受新南方人的新

生活方式。她无法摆脱富裕而过时的过去，被对理想生活的渴望所束缚。布兰奇喊道：“我不想要现实，我想要魔法！……是的，是的，魔法！”她不断活在过去，甚至试图扮演南方美人的角色。

在《飘》中，斯嘉丽·奥哈拉同样厌恶社会的变化，但斯嘉丽却有所不同。当养活家庭的责任落在斯嘉丽肩上时，她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和智慧，操控身边人，劝说并征服任何阻碍她的人。她面临着挑战她作为女性和南方人身份的障碍——重建塔拉庄园和与北方联邦军作斗争以防止他们夺走她家族的土地。尽管邻居们因威尔出身卑微而反对她妹妹苏埃伦与他的婚事，斯嘉丽却表示同意。因为对斯嘉丽而言，在重建塔拉面前，民族背景并不重要。当北方联邦军侵入塔拉时，她勇敢地战斗，得知房子被北方联邦军占领并洗劫后，她拿起一壶烈酒说道：“我知道没有淑女喝烈酒，”她说，“但今天我不是淑女……”当她饮酒时，“一阵温暖缓缓流淌在她的血管中，穿过她的身体，直到连指尖都感到刺痛。这种温暖的感觉是多么幸福，似乎渗透了她冰封的心灵，力量重新回到了她的身体中。”

斯嘉丽和布兰奇是美国文学史上两个鲜活的旧南方美女形象。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她们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她们自出生起就被培养成南方淑女，但命运却截然不同。布兰奇在现实与幻觉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形成了她的悲剧。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斯嘉丽在小说结尾失去瑞特·巴特勒也受到了惩罚。然而，我相信通过最后几页，米切尔传达了她的观点：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可能面临各种危险，但斯嘉丽坚持“明天是新的一天”所暗示的乐观精神永远不会消逝。我们不应活在过去，而应更加坚强、无所

畏惧地向明天迈进。这种面向未来的勇气或许正是最珍贵的南方遗产，比优雅的举止和古老的庄园更加持久，更加生机勃勃。

面对变革的世界，布兰奇选择沉浸在过去的荣光中，最终被现实击垮；而斯嘉丽虽历经挫折但始终向前，在新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这两位南方美人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叙事，更是时代变迁的缩影。她们代表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过去与未来的拉锯。在文学的长河中，她们永远定格为那个逝去时代的象征，提醒着我们关于坚持与适应、传统与变革的永恒课题。

参考文献

- [1] Anne Firor Scott. The Southern Lady - from Pedestal to Politics 1830-1930. The Univ. Of Chicago P, 1972.
- [2] 郭航. 探析《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的悲剧性[J]. 语文建设, 2015, (27): 47-48.
- [3] 李明晔. 《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悲剧根源探析[J]. 电影文学, 2013, (11): 108-109.
- [4] 宋昕. 原型批评和女性理论视阈下《飘》中斯嘉丽的女神、女巫和女性意象[J]. 语文建设, 2016, (27): 63-64.
- [5] 王景明. 对《飘》中典型女性形象的解读[J]. 语文建设, 2015, (23): 50-51.
- [6] 肖瑛. 变革时代的家与个人：对《飘》的解读[J]. 学海, 2021, (01): 32-53.
- [7] 张晓花. 谁颠覆了《欲望号街车》：欲望还是男权——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布兰奇的悲剧根源[J]. 四川戏剧, 2011, (02): 54-56.